



著 羽 白 劉

員 委 治 政

行 印 店 書 華 新 南 蘇

1953年11月

政 治 委 員

劉 白 羽 著



3 0604 7205 1

蘇 南 新 華 書 店 印 行

政治委員

團政治委員吳毅，身材不太魁梧，面色還有點黃瘦，雖然處事嚴肅，態度却極和藹，令人願意接近。

他只有只右臂，左臂在一九三六年，給階級敵人的子彈打斷了。那時，他還在紅軍裏當班長，手上一隻漢陽造，口袋裏七顆子彈，再披一隻老羊皮，渡過天險黃河。一次鏖戰之中，他在危險關頭向敵人猛衝，決定全軍勝負，自己却昏迷在火線上。醒來以後，躺在醫院，從醫生的表情，他就明白了，他沒講旁的話，就只問：「怎樣能快些上前線？」於是他就忍痛把左臂割掉了，從那以後，他就一隻手持槍作戰。

「八一五」後部隊出關，他因為負傷，還躺在關裏休養。現在經過遙遠旅途，來到東北，他是懷着滿腔熱情，奔赴戰場，一路之上，不斷傳聞着東北戰爭勝利，把他弄得興奮萬分。

到了哈爾濱，組織上跟他談過一次話，——臨末尾，露出一點口風，爲了照顧他身體，準備留他在後方工作。

可是吳毅急了，因爲他有一種牢不可拔的思想，認爲——他只有在前線才是有用

的人，何況他的老部隊正在前方作戰。

等候分派工作那幾天，在那間白色洋房裏，他過得很不舒服，甚至苦悶。每天展開報紙，首先跳入眼內，總是前方戰爭消息，他就急得轉來轉去。有一回，他在樹蔭涼下坐了半天，把自己的事左思右想，——自從十四歲放棄放牛娃生活，在湖南參加革命起，沒那又不在火線上鬥爭，十年前在三原橋頭鎮，換下『五大洲』帽子（即紅五星帽，二十七年爲了抗日統一戰線換了帽子），哭得那樣策火，現在自衛戰爭，最後打倒蔣介石的時候到了，自己能够在後方躡起來嗎？這樣，簡直是對不起在火線上奔走的同志們！……晚上，他走去找組織上再談話，他表面似乎很安甯，半天不響，最後有點憤憤不平的說：

『我落後了……』

組織上說：『誰能那樣說你呢？』

鬥爭把他煉得沉默，剛毅，不過這時，他的眼睛似乎蒙了薄薄一層淚水。

終於，組織上同意了，同意他像每個軍隊幹部一樣派到戰鬥部隊裏去。因爲他雖然比一般人少一隻胳膊，可是從思想到行動，——他從沒有一分鐘時間考慮自己，他考慮的是整個革命鬥爭，黨正需要這樣的人，到尖銳的戰線上去擔負最重要的工作。夏天，有着浙瀝小雨的傍晚，他登上火車，他高高興興走上前方。他的通訊員李賓，這幾年來等於是他的左手，可是這回，他的行李是這樣簡單，以至用不到他的通訊員，

他的一隻單臂一抓就走了。臨行之前，他把熟人送給他一套茶綠色毛質軍衣送回去了；他照常穿着關裏帶來，連隊上常見那種洗得發白了的布軍衣，束緊皮帶，整齊而且清潔，他覺得這樣才像個戰鬥部隊的樣子。

一到前方，誰知領導上又照顧他，預備留他在縱隊直屬隊工作，他從熟人地方聽到有這種消息，他就不安起來。第二天，他在村莊上騎着馬，遇到司令員，司令員看到了他，他也看到了司令員，他不但沒下來，反而急駛而去，——馬是一匹調皮馬，發怒的扒起鬍子來，他堅決的拿一隻拳頭緊握了繮繩，另一隻空袖筒在風中急急拂動，……不錯，他在馬上露出他那英勇的身姿是十分動人的，司令員把手搭了個涼棚，站在那裏，朝紅霞燦爛的地平線上，兩眼追瞧着，擔心着瞻望了好半天。

一個晚上，司令員約了他去。兩年未見，從前的師長現在的司令員，臉上有皺紋，三十幾歲的人看起來就像四十幾歲了，這無疑是關外兩年作戰的辛勞，總不免留下痕跡，可是司令員爽朗的笑聲和長沙口音，讓他覺得還是十分親切。在這間農民房子裏，點着洋燭，桌旁還站着一個不認識的人，——高大，紅臉，正在挺有勁的講什麼，這是縱隊政委。政委和他緊緊，緊緊的握手，司令員把一盃酒和半根乾香腸推給他。隨後他們根本沒談什麼工作問題，——因為正處在難得的戰爭間隙之中，他們樂於談談起從前的生活和現在的生活來，——談這個熟人和那個熟人，與還有關係不免談到戰時間，他們不說幾年幾月，而是說在山城鎮戰役或者兗九路戰役後如何如何，

正因為他們於共同熟悉這些，也就容易談到現在跟過去的比較，——吳毅仔細聽着，一方面他想了解部隊，一方面他深以未一貫跟隨部隊作戰為遺憾。只在最後，他們已經站起來，政委正式以徵詢口吻對他說：

「已經請示總部，你到×團去，怎麼樣？」

他點了點頭就愉快的接受了任務。

「政委還有什麼指示？」

「去吧！你比我還熟悉，——有些幹部問題你好好研究吧！」

吳毅敬禮，轉身走出來，——科長來報告什麼，司令員舉着蠟燭往貼地圖的牆邊走去，——他立刻把這次會見總結了一下：這個縱隊首腦部，比從前還鎮靜，還樂觀，這說明到東北來以後，他們仗打得是不壞的，司令員現在指揮的不是一個師而是幾個師了，突然他記起司令員從前在戰鬥中常愛講的話：「看準了——狠狠揍他！」看樣子，這兩年一定把敵人幹了個痛快。

吳毅不但到了×團，而且已經參加過兩次作戰了。

第一次作戰的時候，——因為是阻擊的任務，從鐵路線橋頭開始，最後，敵人密集一處山嶺上，戰鬥就達到劇烈的高潮了，團的指揮所在小樹林裏，子彈打得樹葉紛紛落下，……

團長——當過出名的劉志丹紅軍的戰士。此刻，他很費力的在電話上嚷吵了一陣

，把電話停止，聽了聽，前面一片緊密槍聲，他迅速伏身到軍用地圖上來。根據敵情，他下決心，把原來掌握在二梯隊的，一個頑強善戰的營，從左翼加入戰鬥，——他覺得這個時機已經到了。他徵詢政治委員的意見，吳毅毫不遲疑的支持了團長的決心說：「決定吧！同志。」（雖然他心裏覺得自己對於部隊了解還很不够），團長把拳頭向下錘了一下：「那麼——下傢伙了！」又伸手抓起電話筒下了命令，這些事都在五分鐘內做完，而後，他一陣風似的跑到突擊部隊那裏去了。政治委員笑了笑，抽身走出叢林來。望了望，距離不太遠的山嶺上烟火燒作一團，聲響稠密，差不多聽不出什麼間隙了，——可是他已經預見，在二十分鐘以後，戰鬥就要基本解決（這一點，雖然沒有交換意見，但與團長簡單對話時，他們雙方是完全默契了）。

他呼了一口氣，昨晚落過雨，秋天的野外，空氣是那樣清爽，有潮溼的樹葉氣息。剛才他覺得他還不了解部隊，實際並不是那樣，不過他總在細心考慮：——當自己離開部隊時期，部隊有了一些什麼變化了？自己又有了一些什麼變化了？從前打游擊戰小兵團作戰的經驗現在用得上的嗎？……他這種細心謹慎，是出於以下這種心情，就是他覺得：在這樣光榮的隊部裏，是一種特殊的榮譽，他不能叫這種光榮在他手裏，有任何一點損失，因此，就特別謹慎。這一個團，其中有一個連，還是從井崗山時代就開始戰鬥的，十九年輾轉在火線上，儘管不但在這個連，甚至在這個團，也沒有一個那時候的人了，這個連却保存從那時就有了光榮的傳統：頑強善戰，——政治委員認為

這種作風，是毛主席直接帶出來的緣故。剛才團長決心投入解決戰鬥的那個營，就包拈了這個連，所以政治委員非常放心。現在，子彈藥味——臭味在周圍地下直響，他從口袋裏掏出懷錶，只有十分鐘時間，他現在自己應該到火線上去了。

可是他還沒有到達，當他穿過山嶺的小樹林的時候，戰鬥結束了。

戰場上，陽光枯燥刺目，他和驚的慰問着每個戰士，在一棵杉松下（五分鐘前，是敵人指揮所主要的機槍陣地）與團長會在一齊，吸了一枝香烟，他很滿意，他的老部隊比從前還勇猛善戰了。

第二次作戰的時候，仗打得非常順利，可是解決戰鬥前五分鐘，敵人一度反衝，二直衝到營指揮陣地前一百米遠。這時，政治委員正在那裏，——敵人把衝鋒槍集中，在前面，呼呼掃着，喊叫着，那火力、聲勢都是十分兇猛怕人。政治委員在那裏一動不動，營長提着匣子槍，呼喝着往前跑，三步以外，一撲倒下了，政治委員還是未退一步。正在這危急關頭，突然，一個連長本來在側翼運動，沒得到任何命令，機動的帶領部隊，斜刺裏撲向敵人，一聲不響，一齊挺起白晃晃刺刀，——敵人經不着這勇敢的壓力，一下，嘩的崩潰下去了。在火線上，政治委員就對營教導員讚不絕口，戰鬥結束了，他問清那個連長的名字，在日記本上寫下「文希崗」三個字音，可是他抬起頭，十分愛護的對教導員說：「你不要把我的話告訴他，——你回頭叫我那隻去一趟！」兩個鐘頭以後，那個短小精幹的山東人文希崗到了他這裏，他們總結了

這一次文希崗在戰場上的機動，勇敢的成功之後，政治委員微笑着，把自己思慮很久的一個問題提出來問這個連長：

「你作戰隱蔽身體不？」

「不。」

「不，好不好呢？」

「不好。」

政治委員給這天真的答案，弄笑了。

在政治委員腦子裏，從來區分出兩種人，一種勇敢，一種怯懦，對勇敢的人他希望他能更多注意戰術動作。

「你怎樣也應該隱蔽一下，——你想，把你打了，——你的連怎樣辦呢？一個指揮員不只是個人勇敢，今天，你是對的，最必要的時候呀！——可是平時你得注意隱蔽，永遠不能拿過去經驗代替現在經驗，這就是一個具體的戰術問題，你記着：勇敢加上技術，才等於勝利。」文希崗先望着他那光彩煥發的快樂和奮的臉龐，又望着他那甩動的空袖筒，文希崗在想：這個人不知從何時起就把少去一隻胳膊這件事忘記了。

至於政治委員却在想：——自己說話太多了，本來一個勇敢的連長，用不到對他說這樣多，他自己也應該在作戰當中學會，問題是現在還有不少人認為指揮員如果隱

蔽身體那是丟人的事。他還確定要把這一條到處去宣傳，去教育，才對。

他們以後就坐下來吃飯，政治委員很靈巧的用一隻手吃着，他忽然問：

「戰士覺得現在生活怎麼樣？」

他舉眼望着，等候回答。文希崗連想也沒想就說：

「有的人，怎樣他也覺苦，有的人，再苦他也熬得住，——在我看呢，現在算不上苦，比關裏打游擊戰吃樹皮好多了。」

不知怎樣，政治委員很喜歡這樣回答，——他不歡喜虛偽，比彷彿上級報告，總是順口編造：「我們那裏每個人都好，沒問題。」那時他就要追問：真的每一個嗎？……那麼，個別戰士也沒什麼思想問題了，幹部就沒什麼事可做了嗎？不，打仗不是那麼簡單，有的時候是苦的，很苦，我們承認這種苦，問題是真正好戰士，他經過思想鬥爭，他明白爲誰而戰，他仇恨階級敵人，他就不怕苦，只有戰士都是這樣，那隊伍就最強最有力量。停了一會，他想起什麼重要事似的說：

「你還記得——咱們一支槍，只有五六發子彈，誰都捨不得放，還咋唬：打炮啦！打炮啦！——可是統共才有三顆炮彈，……」

「怎麼不記得，現在不是沒人撿子彈殼了！」文希崗笑了。

他這一笑，很引起政治委員注意，——政治委員覺得在他的笑意裏，包含兩種意思：一種是過去鬥爭的光榮，一種是對於現在某些浪費子彈的不滿意。政治委員很高

興，吃完了飯，他輕輕的說：

「對，不要忘記，——論起來，現在真是享福了。」

文希崗覺得政治委員十分了解他，像一齊蹲了多少次戰壕的同班戰士一樣。他跟每一個同志一樣，從這裏出去，總比來時還興奮，還有信心，還快樂。

但這不久以後，團裏一個嚴重問題提到他面前來了，二營教導員沈克，在他的工作崗位上表現了攪個人享受，消極怠工。

政治委員先了解了沈克的情況：一個在農村裏當過小學教員的人，抗日戰爭中還負過一次傷，可是現在，半年之內，他已經三次寫信提意見。組織上分配旁的工作給他，他又不接受，而且他直接了當提出要離開這個團。到那裏去呢？政治委員心裏明鏡一樣，知道他是要到後方去工作，因為他公開到處廣播：過戰爭生活過膩了。最近他又第四次提出要求來。根據政治委員政治工作經驗，——他是了解，長期戰爭，戰爭是要死人的，現在戰爭更加頻繁與殘酷了，還都是事實，可是革命勝利就決定在這個關頭，個別意識薄弱的人，存着「不知那天犧牲」的心理，就不能提高戰鬥性，時刻進取，而開始厭倦，疲塌起來了，加到東北以後，周圍環境影響，這種人首先在生活、作風上也露出弱點，……他面對這疑難問題，他決心和這現象作鬥爭，甚至他覺得做爲一個政治委員，這是他最重要的工作，因爲這是敵對的階級意識，跑到我們隊伍裏來作怪了。

作戰之後，經過一段艱苦行軍，從行軍彙報上看，二營竟發生了減員現象。住進房子，政治委員到二營營部來，沈克正坐在老百姓的炕上，帶三個通訊員玩「骨牌卜克」。政治委員問：

「營長呢？」

「到五連去檢查減員情形了。」

「副教導員呢？」

「到機槍連去檢查減員情形了。」

政治委員是無法原諒這種人了，他的眼睛閃着威嚴的光芒，他在那裏站了半天，但他終於控制了自己的感情。

這一天，在營裏他發現沈克鬧個人享受的問題十分嚴重，這次作戰他還給通訊員一巴掌，通訊員哭了，——全營都鬧起來，戰士輿論紛紛，說上級太不像話，違背政策，還打人呢！說教導員的洋財可老鼻子啦，……

傍晚，政治委員回到團部，——他和團長坐在點燃一支洋燭的小桌旁，他把一隻單臂擱在小桌上，他吐了一口氣，他覺得既然見到團長，他以可訴他的苦衷了，於是他望也沒望團長，自語着：

「我真看不得這種人，——黨把那樣重要任務交給他，可是他在那裏腐蝕黨，他簡直想出賣我們的光榮！」

「你說沈克嗎？」

他抬起頭：「老曹，我看得考慮，我問了戰士們的意見，我看一人吃魚，一鍋沾腥，——開始減員，後來就沒有戰鬥力，再後來，你想？……我們不要右傾，我們答應他的要求！後方是不能去，我們還要盡我們的責任，爭取，教育，把他調到團部來工作，你看怎麼樣？我們大膽提拔新人，我們需要真正為戰士，不是為自己的人，來作政治工作，——我給師打電話，我建議提拔副教導員代替他，我好久就在了解他了！」提到副教導員，他臉上換過一層喜悅的顏色，他才興緻勃勃了。

沈克調到團部，營裏從戰士到幹部，對這種處理，都有一種好的反映，可是他自己，見到人還是說：「咱們當思想幹事啦（那意思說因為他思想有問題）！」

實際，他不能忘記，他調到團部那一天和政治委員的一段談話，——他進去，政治委員正朝着牆上的地圖在想什麼，好半天時間，轉過身來，望着他，政治委員的臉全部是嚴峻的，一隻空的袖子靜靜的垂在左面。他緩慢的開了口：

「你要好好在團部工作！」

隔了半天，沈克訥訥的說：

「我要求……休息……」

「什麼？休息？——我們根本不應該提這兩個字，我們是在鬥爭，不是在休息。」但，沈克是陷在個人主義的苦惱之中了。他覺得自己負過傷，自己為革命盡過力

，一點福也沒享着，革命快勝利了，別打死吧！可是這又怎樣對政治委員說呢？說我負過傷，可是政治委員是連一條胳膊都丟掉了，……他就一點聲音也沒有的站在那裏，他用沉默來反抗一切。政治委員突然走近他，他望見政治委員眼中的光輝十分和藹，熱情，甚至柔聲和他談起來：

「同志，——你負過一次傷，不錯，革命不會忘記你，可是正因為你負過一次傷，你要想一想，你想想，你流過血，……我也流過血，難道我們白流了嗎？現在人民翻了身，更大的勝利就在面前，——還有什麼比革命到底再光榮，你想想看！」

實際，政治委員並沒有嚴厲的責罰他，而是又耐心又和藹，這打動了沈克的心，在他思想中投了一把火。那以後，他好幾次下了決心，一直跑去找政委，到了門口還在咬牙、生氣，可是每一次，政委態度都是那樣和藹，他也就一下又鬆了勁。加以那時正趕上部隊進行階級教育，展開訴苦運動，政治委員和多數戰士一樣，在訴苦當中，深深回味着自己從前和現在。他覺得這對沈克有好處，一天從連隊回來，就把沈克派到警衛連去，沈克明白：名義上是幫助工作，實際是讓羣衆教育他。他就抱了成見，天天吃完飯沒事，到警衛連院落裏一蹲，人家是訴苦，他是混日頭。人家說：「苦，」他心裏說：「苦算什麼，也值得說。」人家流了淚，他心裏說：「革命軍人流什麼淚。」可是不能不聽，政治委員抽冷子就喊他去「彙報」，——一次，政治委員輕輕嘆了口氣望着他眼睛說：

「革命這麼多年，好像革懂瞭，原本大家都是窮人抱團結，鬧革命，——可是直到現在，聽罷大家訴苦，才這般清醒：我自己是苦人，我們部隊千千萬萬都是這樣的苦人。」

本來，從東北解放區土地改革中，大批翻身農民湧入部隊，——他們從前用來受苦的兩隻手，現下拿起槍，這是天翻地覆，一點也不簡單的事，久而久之，沈克也想到廣大農民的苦楚，甚至也想到自己，——他家雖是中農，前十年山東鬧天災，不一樣吃樹葉，啃樹皮，餓得一張臉上只兩隻眼還有一絲活氣，娘在那以後鬧水鼓症漲死了，還是後來八路軍來鬧減租減息，鬧生產運動，才慢慢變為富裕中農。人就怕不前思後想，沈克腦筋這樣一開闢，漸漸也就不抱反感態度了。他覺得自己不能忘本，革命這多年難道會跟窮人背後走？從前，自己眼睛在那些洋錶，洋筆，金戒子上轉，就看不見旁的了，這也是自己不好，不過想來想去，一碰上自己疼處，他就不能拔自己那老根子，——那是說不出口的一個生死問題，雖然他自己對自己也不肯承認。另外他還有顧慮：鬧到這樣地步，難道再回到營部去嗎？天天還是行軍，打仗，開會，總結，然後又是行軍，打仗，又是開會，總結，多麼枯燥，多麼麻煩，再說回去又有什麼臉面呢？想到這上，他又煩腦了。因此，他就如同秋天的氣候，時陰時晴，時陰不定，在他一天又一天，反覆思想鬥爭着的時候，他不願看見政治委員，雖然有時也豪華的自慰：有什麼就見不得呢？不過總是儘情規避，——可是他差不多天天都看見

了政治委員，政治委員就永遠那樣愉快，滿身精力，永不倦怠，在那裏忙碌着，而且生活得那樣艱苦。他幾次到團部，他聽見政委在責備他們的炊事員：「你給我們又弄了一頓好飯，謝謝你，可是以後不要弄了，——我們不能享受，多少農民吃不上飯，戰士也很苦。」又一次，他和供給處長說：「有好的不要往我們這裏送，——送到連隊裏去，你眼睛裏要以戰士爲主，不要只看見首長。」訴苦運動以後，這些特點也就愈發明顯了。政委這樣艱苦生活，十分的感動了他。而且每次還朝他笑，談話，他知道政治委員在等待着，可是這種等待使他十分痛苦。

這天夜晚，有消息，黎明前要行動作戰。沈克的思想就矛盾到極點了，——走呢？不走呢？非得弄個清爽。——糾纏的結果，他無論如何不願在這裏呆下去，不如干脆提出「退伍」，以後就什麼問題也不考慮了，是陷坑也就踩這一下吧。他下了決心，立刻向團部走去。

團部窗上，燈光閃閃，人影幢幢。

他立刻停着腳，——他想：政委在那裏工作。

不錯，人們在裏面談話，——討論問題，——政委大聲哈哈笑着，他在一一解決問題，電話鈴不時「叮鈴鈴」響一陣，……

沈克望了半天，就要把「報告」喊出口，忽然，一陣冷風蘇的吹透全身，心曠神怡了一下，——就像一個人順着又黑又濕的井口往下沉落。他覺得這時只有政委是光

明的，他永遠不息的前進，——自己呢？只隔着一層窗紙，就這樣黑暗，「黑暗！」他幾乎驚叫出聲響來，他仔細嚼着這兩個字：「黑暗！」——從腦門上他擔下一把冷汗，……

正在這時，他聽見政委在講電話，然後政委大概跟團長高聲說話：

「好，——一營向團委要求主攻任務，你記着？一營所以是一營，就因為他永遠走在前頭。」

團長聲音：「你等着，不會差五分鐘，還有呢，老吳！」聲音裏含着無限熱情與信心。

立刻在沈克眼前出現了他的營部，他似乎看見連隊要求任務的信一封跟一封送到他手裏。一聽打仗，戰士就活躍起來了，連部這一晚不會睡好覺，班長，戰鬥英雄，擠着進來，跑得滿頭熱汗，惟恐旁人跑到前頭，爭去突擊班。然後連的幹部中間爭着誰帶突擊排，爭的嗷嗷叫，……他似乎還在那裏，而且蹲在一道，分享着那英雄主義的快樂，和營長一封封拆着這許多熱情的，戰士筆跡的信，他感到十分興奮，這時自己就該伸手抓着電話機了，因此，站在窗外他竟然出奇的着急起來，為什麼這樣慢呢？

突然，屋裏又在講電話，他靜靜的聽，政治委員先笑了，隨即嚴肅的說話：

「一營嗎？你們要求主攻，……對，對，我知道，好好鼓勵戰士，忘不了你們。」

二營就是沈克原來所在的營，——他想講電話的可能是副教導員，從前呢？

他不能再站立，也不能再聽下去了，他轉過身急急忙忙走出來，——北斗星冷冷高懸空中，黑夜莊嚴而且冷靜。他經過每間屋，窗上都閃着燈光，他知道所有人都在爲了這一個戰爭進行準備，只有他自己，……自己好像向另外一個地方走，那麼黎明一來，——一，二，三，他心裏計算着，還有五個鐘頭，他們就往前走，他就往後走，他就離開他們，——不錯，離開他們，又怎樣呢？——從此部隊上再也沒人理，到後方，後方的幹部，林總還下命令，都要上前線，回關裏，識字班婦女問起來怎樣說呢？……

他忽然對自己說：

「你，仗也打過了，血也流過了，——你這樣下去，你到那裏去？脫離革命，——命還是往前走，你就落伍，就腐化、墮落。」

這時他一次又一次，一回又一回，想到他的營，連，——戰士們在一炕上睡，在一鍋裏吃，在火線上一齊奔走衝殺，你幫助我，我抱着你，他想到自己過去的錯誤，——自己享受，疲塌，沒好好領導部隊，沒好好作戰，自己一個人的錯誤，已經影響多少人犧牲了，……想到這裏，突然渾身戰抖了一下，一股熱辣辣的火，從心裏衝上來，最後每一個每一個戰士英勇的面孔從他眼前飛過，政治委員單臂，昂頭，在槍林彈雨中前進，——「你，真的出去，算什麼人呢？——誰還是你的親兄弟，……」他眼裏一熱，竟落下淚來，他了解自己從前所想的原來就是死路一條，他覺得路應該朝

能走，不應該朝後走，他哭起來了。

戰爭一來，政治委員便完全投身於戰爭之中，而把沈克的思想問題暫時忘掉了。

開始是攻堅，×營的×連，傷亡了一部份，因為緊急情況，立刻又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打援。×連以他們頑強善戰的意志，寫信給團黨委堅決要求任務。團長剛剛騎馬從師部趕回來，掀下帽子，一頭熱汗，威嚴的小聲的說：「老吳——決定立刻幹！」政治委員笑嘻嘻把手上的×連請求書遞過去，團長愉快的哈了一聲，轉身就走，政治委員阻止着：「那去？」「去×連——開始攻擊！」政治委員堅決的說：「我去，你來主持整個團的出擊，我們拿下山頭，你們立刻插！」他作了一個迂迴的手勢。——這天，落着小烏拉雨，政治委員口袋裏揣着這封請求書，順着泥濘的小路，往他們已經守了一夜的山上走去，而且他帶給他們攻擊南面那一座被敵人佔據的大山的任務。從他們那裏攻擊，一上一下五里地，可是這一次戰爭的全部勝利關鍵就在於能，或者不能，奪下這一個險要的山峯。政治委員覺得自己親自到來，是一切話還都清楚，他們任務是莊嚴的。攻擊是下午三點鐘開始的，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都被敵人密集的火力打下來了，——可是連隊發怒了，這裏攻不動，從那裏攻，那裏攻不動，從這裏攻，他們一刻不停，頑強的在各處衝殺，他們要不就拿下山頭，要不就不能回來了。槍彈炮彈把那一條山嶺打得烟霧濛濛，什麼也看不清楚了。

政治委員原來從小山上，用望遠鏡在仔細觀察。

太陽西下了，戰事發展到最後一刻，就是說，如果攻不下，他們就要對峙，甚至比對峙還壞，因為敵人援兵也許趕來，這一團就吃不動了。他轉過身，把望遠鏡交給通訊員李寶，他的空空的袖子擺動着，他走下小山，又走上大山。跟他來的幹部兩次攔阻他，他也沒看是誰，只把手推開，照樣向前走去。

六〇炮彈「叭」「叭」在他週圍把土和石塊崩炸着，……但他是鎮靜的，他利用每一次短促的間隙，迅速跑上了山，一直往前走。子彈在他頭上「噉」「噉」刺着空氣，發出一種奇妙的音響，他好久沒聽這音響了，——他奇怪的抬起頭望一望，但他從未停止一下脚步。負傷的戰士在他旁邊地下躺了一溜，都目送着他，沒一個人在這時喊叫一聲。一上去，他就從一個幹部手裏搶了一隻匣槍，他現在要帶領衝鋒了，他要用他自己的力量，和戰士一齊最後摧毀敵人了，——就在這時，一個人從他身後跑上去，他簡直連看也沒來得及看，——但是他停了一下，他聽見那人在大聲叫喊：

「衝啊！拿下山頭，打垮蔣介石啊！」

戰士們跟在還勇敢的人後面，一湧而上，一下就衝上山峯，——短促的，不過五分鐘吧，肉搏戰，敵人潰退了，戰士們狂熱的喊叫着一直的追下去了。——站在山峯之上，他叫號兵吹了一次號，這是通知團長：「山頭拿下來了」，政治委員從後面，順着那到處是敵人屍體的斜坡走下去。山的那面槍聲大作，出擊的部隊翹然按着預定計劃，順利進行。二十分鐘以後，戰鬥結束了。他滿臉是塵土和熱汗，他驕傲的走到×

連的戰士那裏來，他才看清，原來那一個帶頭的人，不是旁人，却是沈克。政治委員在這一瞬之間，他在回想，他沒發覺什麼時候，沈克曾經跟在他的身後邊過。他是每一件事都經思想一下的人；現在他相信是自己那時太緊張了，一心一意只注着這眼前戰事的展開，他沒注意自己周圍的某一個人，現在他心中甚至暗暗責備自己太緊張了。這時，他仍然像每次戰鬥之後一樣，他走過去，戰士圍攏上來，他和沈克站在一齊，吸着烟，他笑着小聲說：

「平時我認識你們李四張三，——在戰場上，我可不認識你，我就看誰在那裏完成任務，……」

十二月，十四日。

發 票

『政治委員』一冊

人民幣 元

收款員.....

(無經售處蓋章無效)

存 根

『政治委員』一冊

人民幣 元

書號.08 012

政 治 委 員

著 者 劉 白 羽

出 版 蘇 南 新 華 書 店

發 行 各 地 新 華 書 店

一 九 四 九 年 七 月 初 版 一 一 一 八 〇 〇 〇

57.63

治 委 員

13.2-0-3

12.1949.7初版

定價人民幣 元